

十九世紀復古風雅——以伯恩瓊斯《尋獲聖杯之壁毯》的 詮釋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 蘇雯妘

摘要

愛德華·伯恩瓊斯 (Edward Coley Burne-Jones, 1833-1898)，為拉斐爾前派重要藝術家，其創作靈感多來自文學、神話，對於英國唯美主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十九世紀英國藝文各界興起懷舊復古風潮，拉斐爾前派將「中世紀復興」(Medieval Revival) 推向高峰，其中亞瑟王與圓桌武士尋求聖杯的故事，為當時相當受歡迎的主題。《尋獲聖杯之壁毯》(*The Attainment: The Vision of the Holy Grail to Sir Galahad, Sir Bors, and Sir Percival*) 為伯恩瓊斯《聖杯》系列第六幅，以十五世紀英國作家馬洛禮 (Thomas Malory, flourished c. 1470) 《亞瑟之死》(*Le Morte d'Arthur*) 最後一幕為主題，內容描述亞瑟王的三位騎士，成功尋求那隻由耶穌及門徒在最後晚餐中飲用的聖杯。

本論文之研究對象為收藏於奇美文化基金會，編號 0002469 的《尋獲聖杯之壁毯》，藉由歷史研究法與圖像學分析作品中聖杯、騎士與中世紀圖像，闡述以《亞瑟之死》的故事題材作為壁毯設計的創作背景，以及文學著作對其壁毯創作風格的影響，並進一步比較彩繪玻璃與壁毯的聖杯主題之圖像轉變。

關鍵字

伯恩瓊斯，拉斐爾前派，中世紀復興，《尋獲聖杯之壁毯》，聖杯

前言

愛德華·伯恩瓊斯 (Edward Coley Burne-Jones, 1833-1898)，為拉斐爾前派重要藝術家，1833 年出生於英國伯明罕 (Birmingham, England)，由父親與女管家撫養長大，瓊斯自幼就喜愛閱讀歷史、旅遊者的故事，以及像是史考特 (Walter Scott, 1771-1832)，拜倫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 或其他浪漫主義作家的著作。進入牛津艾克塞特學院 (Exeter College, Oxford) 學習神學期間，伯恩瓊斯結識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1834-1896)，兩人參加「拉斐爾兄弟會」 (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作為盎格魯天主教徒，他們沉浸在浪漫主義的文學中，對中世紀的一切深深著迷，也就是在此時伯恩瓊斯開始接觸湯瑪斯·馬洛禮 (Thomas Malory, flourished c. 1470) 著作《亞瑟之死》(Le Morte d'Arthur)。

1861 年與莫里斯、羅賽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布朗 (Ford Madox Brown, 1821-1893) 和韋伯 (Philip Speakman Webb, 1831-1915) 等人，共同創辦裝飾藝術公司「莫里斯·馬歇爾·福克納公司」(Morris, Marshall, Faulkner & Co., 1861- 1875)，¹ 致力於彩繪玻璃、掛毯、瓷磚、馬賽克、珠寶、書籍插圖與家具方面的設計。1875 年後，伯恩瓊斯為莫里斯公司 (Morris & Co., 1875-1940) 主要彩繪玻璃設計師。瓊斯與莫里斯的合作關係，成就他在彩繪玻璃、掛毯、瓷磚、馬賽克、珠寶、書籍插圖與家具方面多產的設計，也奠定他在十九世紀英國裝飾藝術的代表地位。

伯恩瓊斯的創作內容與個人經歷息息相關，觀看摹仿羅賽蒂創作，獲得技法、圖像元素、靈感來源與繪畫觀念等根基，受約翰·羅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 與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的影響，伯恩瓊斯偏好從中世紀文學作品中，尋求創作靈感。另一方面，研究古希臘雕刻及臨摹文藝復興大師畫作，使瓊斯作品風格逐漸朝向古典優雅方向。

醉心於中世紀騎士冒險故事，瓊斯在壁毯設計的主題意象，取材《亞瑟之死》故事內容，作品裡藝術家除呈現故事情節，對於色彩、構圖與情緒感受亦相當著重。《尋獲聖杯之壁毯》顯示瓊斯的圖像風格不因媒材變動，而與繪畫創作有所分界，繪畫與壁毯設計的關係互相輔助，相互為用，其部分畫作的圖像主題，多為裝飾藝術設計圖稿的先例。

¹ 起因股份利潤分配問題，莫里斯在 1874 年八月決定重組公司，原本創辦股東，羅賽蒂、馬歇爾、布朗等相繼離開公司，莫里斯·馬歇爾·福克納公司因而解散。1875 年三月，在擁有唯一所有權的莫里斯整頓下，正式更名為莫里斯公司 (Morris & Co., 1875-1940)。

「中古風」(medieval)²最早英文使用紀錄開始於 1827 年的《紳士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一直到 1830 年代，歷史學家開始在「哥德式」(Gothic)的領域中，運用中古風這個詞彙，但在當時「中古風」卻是帶有像是野蠻、無理性等負面聯想。³「中世紀精神」(Medievalism)於 1849 年首次被發現。羅斯金在其著作《論建築與繪畫》(*Lectures on Architecture and Painting*)，談論拉斐爾前派的區隔時期中提到這個詞彙。⁴

十九世紀的英國瀰漫著中世紀復古風潮，許多文學作品偏愛中世紀題材。伯恩瓊斯的創作內容，充斥其對中世紀題材的熱愛，此種個人風格的形成有其時代背景，以及與個人經歷密切相連。由繪畫與裝飾藝術作品歸納出創作主題有三個類別：中世紀文學與當代詩歌，宗教與神話，以及無敘事性的幻想作品。因篇幅考量，故本文從歷史研究，論述中世紀文學與當代詩歌的影響，再以圖像分析的方式，進行歸納與表現流變的探討比較。

收藏於奇美文化基金會，編號 0002469 的《尋獲聖杯之壁毯》(*The Attainment: The Vision of the Holy Grail to Sir Galahad, Sir Bors, and Sir Percival, 1927-1932*)

【圖 1】，尺寸 253 x 628 cm，是一件大型的壁毯畫，講述三位騎士尋求聖杯的故事，構圖由企求聖杯的騎士與天使構成。瓊斯以相同主題設計的作品還有彩繪玻璃。壁毯與彩繪玻璃這兩系列作品深具意義，以及價值性。因此，本研究以《尋獲聖杯之壁毯》為軸線，分成三部分，首先整理中世紀復古風潮對十九世紀英國文學的影響，進而論述文學作品如何被廣泛運用在畫作與各類裝飾藝術作品，第二部分為伯恩瓊斯與《亞瑟之死》，第三部分進行《尋獲聖杯之壁毯》與相關繪畫作品，以及彩繪玻璃的分析比較，藉此整理出瓊斯在不同媒材創作的表現手法。

一、英國中世紀復古風潮

英國復古風潮大約從 1740 年發生在建築的哥德復古風展開，英國文學受建築哥德復古風潮，與古典浪漫主義影響，孕育出所謂的哥德小說，維多利亞時代初期哥德小說，包括像是艾蜜莉·珍·勃朗特 (Emily Jane Brontë, 1818- 1848) 《咆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夏綠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 1816- 1855) 《簡愛》(*Jane Eyre*) 等多位小說家著作。

² “medieval”源自於近代拉丁語 “medium ævum”，最早在 1604 年的荷蘭古典文學研究作品中被發現。Michael Alexander, *Medievalism-The Middle Ages in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7), pxxvi。

³ Michael Alexander, *Medievalism-The Middle Ages in Modern England*, pxxv.

⁴ John Ruskin, *Lectures on architecture and painting, delivered at Edinburgh, in November, 1853* (New York: Wiley, 1890), p103.

1830 年代早期，英國詩歌開始出現中世紀復古元素，主題多來自亞瑟王與圓桌武士傳說，敘說騎士與淑女之間的愛情冒險故事。這些美麗的、英勇的、不幸的，或是神聖的中世紀要素，供給維多利亞時代詩人創作的養分。英國十九世紀的著名詩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 1892），閱讀馬洛禮著作前，就已經對亞瑟王傳奇，與圓桌武士故事充滿興趣。依據馬洛禮亞瑟王傳說，引領其他詩人投入中世紀傳奇，或冒險故事的世界中。

十九世紀中葉，哥德復古建築設計師奧古斯都·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 1812-1852），與拉斐爾前派帶動英國中世紀復古風潮興起，企圖運用各種方式揣摩中世紀模範，及採用中世紀思想與藝術表現形式，充滿各式尺寸、外型與顏色的新哥德建築，間接影響中世紀題材被應用在繪畫，與公眾或私人場域的裝飾藝術。

初期拉斐爾前派繪畫作品通常帶有基督教主題，藝術家傾向融合自然主義，和歐洲基督教藝術中的象徵主義，例如羅賽蒂《受胎告知》（*The Annunciation*, 1849-1850）【圖 2】，描繪大天使加百列，將代表純潔的百合花，遞給「驚慌的」⁵ 瑪利亞，站在窗台的鴿子，象徵瑪利亞即將懷胎的聖靈。1850 年代初期，藝術家察覺自然與宗教象徵符號結合的困難，使得基督教主題從大部分拉斐爾前派藝術中消失，並將繪畫主題轉移到詩歌文學，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1896）的作品《奧菲莉亞》（*Ophelia*, 1851-1852）【圖 3】，即是依據莎士比亞劇本《哈姆雷特》（*Hamlet*）創作。藝術家繪畫作品裡的文學詩歌題材，多來自史考特、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和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的傳奇詩句，不過，更多的創作靈感是來自丁尼生或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中世紀騎士故事。瓊斯《考費杜阿王和乞丐女》（*King Cophetua and the Beggar Maid*, 1884）【圖 4】，題材即是參考丁尼生 1833 年著作《乞丐女》（*The Beggar Maid*）。

脫離宗教題材後，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創作來源多受中世紀騎士故事啟發，漢特（William Holman Hunt, 1827-1910）《聖依諾斯的夏娃》（*The Eve of St. Agnes*, 1847-1857）【圖 5】，參考濟慈的浪漫傳奇詩句，另外兩幅作品《克勞迪歐和伊莎貝拉》（*Claudio and Isabella*, 1850）【圖 6】，以及《華倫泰自普羅透斯手中解救希爾薇亞》（*Valentine Rescuing Sylvia from Proteus*, 1851）【圖 7】，則是從莎士比亞戲劇《針鋒相對》（*Measure for Measure*），與《維洛那二紳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場景獲取作品題材；米萊《伊莎貝拉》（*Isabella*, 1849）【圖 8】，⁶ 以及《受艾莉兒引誘的費蒂南德》（*Ferdinand Lured by Ariel*, 1850）【圖 9】，創作靈感分別來自濟慈改編自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十日談》

⁵ Troubled, 路加福音 1:29。

⁶ 又稱為《羅倫佐和伊莎貝拉》（*Lorenzo and Isabella*）。

(*Decameron*) 作品，與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The Tempest*) 場景，另外《瑪利亞》(*Mariana*, 1851)【圖 10】，是以莎士比亞戲劇《針鋒相對》中的瑪利亞，作為創作圖像主題。丁尼生於 1832 到 1842 年間，關於亞瑟王傳說創作的詩集，提供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羅賽蒂、漢特以及沃特豪斯 (John William Waterhouse, 1849-1917) 等人，繪畫創作主題的靈感來源。

二、 伯恩瓊斯與《亞瑟之死》

(一) 伯恩瓊斯邁向藝術之路

伯恩瓊斯初期繪畫風格：畫面上填滿各式物件，細節極度刻畫描繪，沒有精確的前後景之間的透視距離，例如《騎士的告別》(*The Knight's Farewell*, 1858)【圖 11】與《上戰場》(*Going to the Battle*, 1858)【圖 12】。透過羅賽蒂的引薦，瓊斯結識諸如米萊、漢特與布朗等藝壇中人，藉由與不同藝術家的交流，瓊斯的藝術才性開始注入不一樣的元素。在藝術家華茲的鼓勵下，研究古希臘雕刻，使得瓊斯繪畫風格逐漸朝向古典優雅方向。瓊斯對古希臘雕刻研究，與對義大利藝術風格的仿效，也反映在作品對衣飾皺褶描繪，此類細膩服飾皺摺的刻畫，亦展現在裝飾藝術的圖像上。

瓊斯的創作題材來自馬洛禮、伏瓦薩 (Jean Froissart, 1337-1405) 文學作品，和模仿羅賽蒂風格，經由羅賽蒂的介紹，替牛津大學辯論會場繪製以《亞瑟之死》為題材的壁畫。伯恩瓊斯成功後，他的作品開始在霍加斯俱樂部 (Hogarth Club) 展覽，吸引許多贊助者的注意力。彩繪玻璃是伯恩瓊斯的強項，替詹姆斯·鮑威爾公司 (James Powell & Sons) 製作第一批窗戶設計。

1859 年，瓊斯首次拜訪義大利，足跡遍及佛羅倫斯、比薩及威尼斯，臨摹曼帖那 (Andrea Mantegna, 1431- 1506)、波提切利 (Sandro Botticelli, 1445- 1510)、西諾萊利 (Luca Signorelli, 1445- 1523)、吉爾蘭達尤 (Domenico Ghirlandaio, 1449-1494)、卡巴喬 (Vittore Carpaccio, 1465- 1526) 和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 1475- 1564) 等文藝復興大師畫作。1860 年代開始，瓊斯繪畫作品除秉持拉斐爾前派精細刻畫，歸返中世紀圖像精神，並帶有文學性的浪漫想像，其在畫面景深的經營大有精進，畫面更顯張力，作品開始展現如詩般的抒情美。

瓊斯一直提供莫里斯公司大量彩繪玻璃的設計草圖，1885 年開始到 1891 年結束的聖菲利浦大教堂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St. Philip, Birmingham) 四面巨型

窗戶，分別描繪：《基督升天》（*the Ascension*），《耶穌誕生》（*the Nativity*），《耶穌受難》（*Crucifixion*），及《最後審判》（*Last Judgment*），是瓊斯和莫里斯在彩繪玻璃事業的巔峰。大約 1880 年代開始，莫里斯將他的注意力轉向壁毯，一樣由伯恩瓊斯提供設計圖，為斯坦莫爾廳（Stanmore Hall）製作《聖杯》系列是他們壁毯裝飾的最大成就。與鋼琴製造商布羅德伍德公司（Broadwood and Sons）的合作，伯恩瓊斯為葛蘭（William Graham, 1816- 1885）的女兒設計並繪製「奧菲斯」鋼琴（*The Orpheus Piano*, 1879）。1881 年，伯恩瓊斯被委任替位於喬治·埃德蒙街（G. E. Street）的美國主教教堂設計馬賽克，他將拜占庭式風格融入作品中，更將創造力相同地發揮在刺繡、石膏板、珠寶、舞台設計、書籍封面等方面，他的許多設計作品，在 1888 年的工藝美術展覽被展出。1890 年，莫里斯成立出版社，伯恩瓊斯為其設計 12 本書的插圖，最重要的是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 1400）作品精選集，他總共製作 87 張設計。從上述論述可了解伯恩瓊斯的繪畫，反映當時社會的主要經典，與審美趨勢，設計才華展現，突顯瓊斯在英國裝飾藝術領域，不可撼動的經典地位。

（二）中世紀的靈感來源《亞瑟之死》

取代浪漫詩句成為十九世紀詩人與畫家創作題材來源的《亞瑟之死》，為馬洛禮參考英國浪滿史詩，並融合法國當局散文，1469-1470 年間完成的著名散文小說，內容包括：敘述亞瑟王與梅林、圓桌武士共同奠定王國基業的故事，蘭斯洛特與關妮薇，以及崔斯坦與伊索德的戀情。圓桌武士對聖杯追尋的一連串冒險故事，只為證明自己高潔的騎士精神，最後因蘭斯洛特與關妮薇皇后不倫戀情的爆發，釀成圓桌武士瓦解與亞瑟王的死亡。

筆者此次研究伯恩瓊斯《尋獲聖杯之壁毯》作品，以馬洛禮《亞瑟之死》第二冊，第十七本書中，第一到二十章作為主要依據題材。⁷

三、重返中世紀——《尋獲聖杯》

維多利亞女王對中世紀事物的喜愛，促使許多貴族轉而收藏中世紀物品，當時，貴族間流行穿著華麗的中世紀復古禮服出席各式舞會。十九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發展到高潮後，在經濟與政治上蓬勃發展，社會上出現一批新興的有產階級：中產階級，為了想獲得社會上的認同與地位，藝術品成為炫耀財富與附庸風雅的手段，中產階級除大量收藏藝術品，他們對建築裝潢，例如飯廳、書房、臥室等

⁷ 本研究參考的版本為 1908 年出版。Sir Thomas Malory, *Le Morte D'Arthur* (London: J. M. Dent; New York: E. P. Dutton, 1908)。

室內空間的擺飾，追求手工製作華麗而雅緻的裝飾構造，刺繡、壁毯、坐墊套等產品因應此種審美潮流而生。

(一) 神聖的表現《尋獲聖杯之壁毯》

1. 壁毯創作背景的流變

最早的《聖杯》壁毯畫系列共六件。「這段時間的設計案是五件來自聖杯故事的壁毯。」⁸ 瓊斯在 1890-1891 年間，替威廉·諾克斯達西 (William Knox D'Arcy, 1849-1917) 位於米德爾塞克斯 (Middlesex) 斯坦莫爾廳 (Stanmore Hall) 的飯廳，設計一系列以「尋求聖杯」作為題材的大尺寸壁毯。

1891-1895 年間由莫里斯公司編織完成，包含五幅不同故事場景主題的壁毯畫：《召喚》(*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Summoned to the Quest by the Strange Damsel*)【圖 13】、《騎士團裝備與出征》(*The Arming and Departure of the Knights*)【圖 14】、《高文爵士的失敗》(*The Failure of Sir Gawaine: Sir Gawaine and Sir Uwaine at the Ruined Chapel*)【圖 15】、《船》(*The Ship*)【圖 16】和《尋獲聖杯之壁毯》(*The Attainment: The Vision of the Holy Grail to Sir Galahad, Sir Bors and Sir Percival*)【圖 17】以及吊掛在主要壁毯下方，《青翠草木叢之裝飾壁毯》(*Verdure with Deer and Shields*)【圖 18】。《尋獲聖杯之壁毯》以《亞瑟之死》中最後一幕作為創作主題，描述亞瑟王三位成功的騎士，尋求那只由耶穌及門徒在最後晚餐中飲用的聖杯。

150 位騎士朝著尋找聖杯的旅途前進，卻只挑選 3 位騎士，鮑斯、帕西瓦里和加拉哈德，可以踏上聖杯所在的土地。其中鮑斯與帕西瓦里被三位天使（其中一位手持命運之矛）阻擋去路，只能在遠方觀看聖杯。……加拉哈德來到神廟前，看見聖杯也看見他的死亡，因為他見到了上帝之臉。⁹

1893 年完成的三幅：《騎士團裝備與出征》，《高文爵士的失敗》和《尋獲聖杯之壁毯》，在藝術與工藝運動博覽會獲得極大迴響後，實業家勞倫斯·霍德森 (Laurence Hodson)，旋即在 1895-1896 年委託為其靠近伍爾弗漢普頓

⁸ “Amongst the designs of this time were five scenes for tapestry, from the San Graal story.” Georgiana Burne-Jones, *Memorials of Edward Burne-Jones Vol. II*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93), p208.

⁹ “And of all the hundred and fifty that went on the Quest, three only are chosen and may set foot on that shore, Bors, Percival, and Galahad. Of these Bors and Percival may see the Graal afar off — three big angels bar their way, and one holds the spear that bleeds.……And then comes Galahad who alone may see it—and to see it is death, for it is seeing the face of God.” Georgiana Burne-Jones, *Memorials of Edward Burne-Jones Vol. II*, p209.

(Wolvehampton) 的康普頓廳 (Compton Hall)，重製相同主題的三幅壁毯畫。¹⁰ 1898-1899 年，再度參考 1890-1891 年的聖杯圖稿，為喬治·麥卡洛克 (George McCulloch) 製作六件壁毯畫，此系列作品在 1900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獲得首獎，1924-1925 年的大英博覽會 (the 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再度展出《聖杯》系列，然而其中兩幅作品，《船》與《青翠草木叢之裝飾壁毯》，¹¹ 是 1900 年為瑪莉·米多莫太太編製。1927-1932 年間，莫里斯公司替亨利·畢勤 (Henry Beecham) 的林普尼城堡 (Lympne Castle, Kent)，編製最後版本的《召喚》以及《尋獲聖杯之壁毯》。目前由奇美文化基金會收藏《尋獲聖杯之壁毯》為最後一版本。

2. 聖杯圖像與相關作品

「聖杯」(the Sangreal) 是公元 33 年，耶穌受難前的逾越節晚餐上，耶穌遣走猶大後，和 11 個門徒所使用的一個葡萄酒杯子，耶穌曾經拿起這個杯子，並吩咐門徒喝下裡面象徵他血液的紅葡萄酒，藉此創立了受難記念儀式。相傳在威爾斯神話中的一個樂土「安溫」(Annwn)，安放著一個由九位仙女，共同看守的神奇魔法爐，這個魔法爐有著治病救人，起死回生的奇特功效，因此據說這個魔法爐就是聖杯的前身。

許多傳說相信，如果能找到這個聖杯並且盛水喝下，就能返老還童死而復生，並獲得永生，而這項傳說被廣泛的延續到很多文學，甚至是影視、遊戲作品中，例如亞瑟王 (King Arthur) 傳奇中，有人說他終其一生的最大目標，就是找到這個聖杯。另外，德國作曲家華格納 (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在其歌劇《羅恩格林》(Lohengrin, 1850) 和《帕西法爾》(Parsifal, 1882) 中，有以聖杯故事作為其創作的題材。

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故事，為十九世紀英國文學、藝術等作品盛行的創造題材，但在故事中代表永生的「聖杯」，僅受到部分藝術家青睞而運用於畫作。拉斐爾前派代表人物之一：羅賽蒂，喜歡以聖杯為做為繪畫的中心思想，1857 年與 1874 年的兩幅《聖杯少女》(The Damsel of Sanct Grael) 【圖 19】【圖 20】，放置在畫面中央，由少女捧著的聖杯，襯托少女的神聖純潔。同樣為羅賽蒂的作品，《蘭斯洛特在聖杯神殿》(Launcelot at the Shrine of the Holy Grail - Study for The Angel of the Holy Grail, 1857) 【圖 21】，及《圓桌武士接受聖杯之同時，純潔的妹妹也死在旁邊》(How Sir Galahad, Sir Bors and Sir Percival Were Fed with the Sanct

¹⁰ 一樣為《騎士團的裝備與出征》，《高文爵士的失敗》，和《尋獲聖杯之壁》。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Edward Burne-Jones-Victorian Artist-Dreamer*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8), p299.

¹¹ 斯坦莫爾廳的《青翠草木叢之裝飾壁毯》已經佚失，現存設計版本為 1900 年由約翰·亨利·迪羅 (John Henry Dearle, 1859-1932) 改編設計編製。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Edward Burne-Jones-Victorian Artist-Dreamer*, p305.

Grael; but Sir Percival's Sister Died by the Way, 1864)【圖 22】，和拉斐爾前派女性藝術家西黛爾 (Elizabeth Eleanor Siddal, 1829-1862)¹²《尋求聖杯》(*Quest of the Holy Grail*, 1855)【圖 23】，¹³ 與英國畫家亞瑟·休斯 (Arthur Hughes, 1832-1915)《加拉哈德爵士》(*Sir Galahad - the Quest of the Holy Grail* 1870)【圖 24】，四幅作品皆以聖杯為創作題材，但主要描繪騎士尋求聖杯的傳奇故事，聖杯並非整個作品的主要角色，而是藉由騎士對聖杯的崇敬姿態，烘托出畫作蘊含的故事傳奇性。

3. 圖畫般的構圖與象徵意像

《亞瑟之死》故事中提到：「隨著神廟的門打開，他們看見天使，二個手捧蠟燭，一個拿著袍巾，另一個則是手持滴血長矛」，¹⁴「他走向加拉哈德親吻他，並要求他前去親吻他的同伴」，¹⁵ 故事中平鋪直敘描述三位騎士共同看見神廟內的聖杯，透過上帝幻化的神職人員輕吻加拉哈德，突顯有別於另二位騎士的純潔。瓊斯運用圖畫的構圖，提升整個故事的張力，將《尋獲聖杯之壁毯》的畫面分成左右兩部分。首先看到壁毯左邊一站一跪二位騎士：鮑斯與帕希瓦里，被二位大天使（其中一位手持滴血命運之矛）阻止往前，在壁毯右半部則是跪著的加拉哈德，順著他直視的眼神，視覺焦點自然而然的被帶到神廟內，三位雙手合掌的天使，以及祂們前方桌上，正在盛接鮮血的一只有耶穌圖像的聖杯。「現在就領受這份你們殷切盼望崇高的餐食，然後上帝捧著聖杯來到加拉哈德面前；加拉哈德跪下接受救世主的恩澤，隨後他也受到同伴們的承認與愛戴」，¹⁶ 文本中描述加拉哈德下跪是為了從上帝手中接過聖杯，而《尋獲聖杯之壁毯》，則是描繪兩位騎士，加拉哈德與帕希瓦里，皆面容懇切的跪地乞求，期望獲得象徵永生的聖杯。

《尋獲聖杯之壁毯》雖依照《亞瑟之死》故事場景做設計題材，發現瓊斯為了將內容劇情呈現在一件壁毯上，清楚區隔人物角色主從關係，明確體現故事的中心精神，透過有別於文本的人物位置與動作鋪陳，萃取作品精華，如實表現故事主軸——尋求聖杯的渴切心情。

¹² 原本為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的模特兒，嫁給羅賽蒂，並開始向他學習繪畫，最後成為拉斐爾前派的女性藝術家。

¹³ 另一說法《尋求聖杯》為西黛爾與羅賽蒂合製。葛莉賽達·波洛克 (Griselda Pollock, 1949-) 著，陳香君譯，《視線與差異——陰柔氣質、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台北：遠流，2000)，頁 154。

¹⁴ "With that they heard the chamber door open, and there they saw angels; and two bare candles of wax, and the third a towel, and the fourth a spear which bled marvelously." Sir Thomas Malory, *Le Morte D'Arthur*, p264.

¹⁵ "An then he went to Galahad and kissed him, and bad him go and kiss his fellows." Sir Thomas Malory, *Le Morte D'Arthur*, p265.

¹⁶ "now hold and receive the high meat which ye have so much desired. Then took he himself the holy vessel and came to Galahad; and he kneeled down, and there he received his Saviour, and after him so received all his fellows." Sir Thomas Malory, *Le Morte D'Arthur*, p265.

圖像學中「花園形象通常指樂園、伊甸園」，¹⁷ 中世紀的繪畫，出現許多動物和植物的象徵圖像。浪漫主義受到啟蒙運動理念的影響，吸收中世紀文化復古的藝術成分，受浪漫主義影響且崇尚中世紀的伯恩瓊斯，善用代表意義的「象徵」圖式，頌揚中世紀文學裡英雄傳奇事蹟。《尋獲聖杯之壁毯》運用大量的植物和花卉，將作品中一片希望與喜樂的氛圍表露無遺。白百合環繞象徵加拉哈德純潔、勝利與榮譽，蓊鬱的草地點綴象徵幸福的鈴蘭花，與代表順從上帝旨意的紫羅蘭，各式鮮豔花朵一併盛開，顯現此為天國景象。

4. 繪畫性的《尋獲聖杯之壁毯》

有別於繪畫，色彩可透過顏料控制濃淡或變化，構圖與線條也能依藝術家的表現手法，有較不受侷限的發揮，壁毯透過交錯編排技巧，將設計師的草圖利用羊毛線編織而成，因此構圖與色彩上較受限制，圖像上大多以變形植物組成，畫面單純，色彩大多明亮單一。

《尋獲聖杯之壁毯》使用羊毛線作為創作媒材，依然可以在壁毯發現相似於圖畫般優美精緻的細部處理，細膩描畫天使收在身後翩然舒展的翅膀，每片羽毛由小至大層層堆疊，如同《伯利恆之星》(*The Star of Bethlehem*, 1890)【圖 25】中的天使，身後的翅膀就是被仔細刻畫【表 1】，壁毯中天使衣袍也與繪畫相同，瑰麗的圖騰烘托天使的莊嚴尊貴。壁毯人物衣袍上的幾何圖案，也依造身分的不同，賦予不同的圖樣【表 2】。同樣以亞瑟王傳奇為題材的繪畫作品《在阿瓦隆長眠的亞瑟王》(*The Last Sleep of King Arthur in Avalon*, 1881-1898)【圖 26】，作為裝飾用途的《尋獲聖杯之壁毯》，運用較明確的裝飾性圖騰，神廟外牆的花卉紋飾，以及由柱頭延伸至拱門的幾何圖像與滾邊，神廟內牆懸掛金黃色帶有紋樣的帷幔，而畫作《在阿瓦隆長眠的亞瑟王》，金黃色屋簷上雕刻騎士征戰場景，建築室內懸吊素面黑色帷幕【表 3】，兩幅作品在畫面前方，皆描繪一片花卉草地，然而不同之處在於，《尋獲聖杯之壁毯》的遍地綠草開的生氣勃勃，並點綴各色綻開花朵，表達尋求聖杯所帶來的神聖幸福；而《在阿瓦隆長眠的亞瑟王》不鮮明草地上花卉稀疏生長，暗指亞瑟王辭世的悲痛【表 4】。

1863 年瓊斯為自己的住家設計一組刺繡掛毯，題材即是參考馬洛禮《亞瑟之死》的故事場景，可以推斷，此系列的掛毯可能為本研究《尋獲聖杯之壁毯》初嘗試。

對比瓊斯同時期的繪畫作品《受胎告知》(*The Annunciation*, 1862)【圖 27】，畫作中的瑪利亞與壁毯中的帕西瓦里、加拉哈德及神廟內三位天使，動作都呈現

¹⁷ 陳懷恩，《圖像學——視覺藝術的意義與解釋》(台北：如果，2008)，頁 136。

跪姿企求，身上衣袍垂掛。畫作透過筆觸，營造出想要的線條弧度與立體度，瑪利亞身上的衣袍順著向前微彎的身形，展現背部線條，衣袍下擺交錯相疊的不規則線條，顯現因為擠壓而生成的皺褶。壁毯侷限於編織的技法，線條僅能利用缺乏變化的直線，勾勒人物姿勢，因跪姿而顯出的衣飾下擺褶痕，也無法呈現如同繪畫般精細明確【表 5】，若仔細觀看，會發現壁毯裡帕西瓦里與加拉哈德，身形比例並不符合真實人體比例。

(二)、神蹟展現《尋獲聖杯》之彩繪玻璃

1. 十九世紀英國彩繪玻璃背景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彩繪玻璃風格受到哥德復古風潮影響而發展。1830-1840年，普金受到中世紀玻璃色彩與馬賽克結構的啟發設計窗戶，到 1850 年可以發現英國華麗的玻璃窗，瀟灑濃厚的中世紀風格。拉斐爾前派藝術家擁有大量贊助者希望美化教堂、政府建築以及大型房屋，推崇回歸到 15 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初期的人文主義特質，藝術家透過想像，將中世紀騎士精神應用在許多政府，或私人場域建築的裝飾藝術，從英國國會大廈壁畫，牛津聯合大廈天花板壁畫，以及伯恩瓊斯替莫里斯紅屋（Red House in Bexleyheath）家具與裝潢繪製的圖像，更延伸到彩繪玻璃以及插圖書籍。

1856 年伯恩瓊斯受邀為詹姆斯·鮑威爾公司製作第一批窗戶設計，自此他開始對彩繪玻璃展現高度喜好，並在接下來的五年內，替鮑威爾公司設計至少六幅彩繪玻璃創作，色彩特別鮮豔，線條強而有力且動人。瓊斯的彩繪玻璃設計，總是專注於如何讓窗戶看起來像一幅畫作，而不只是建築裡的一件裝置，因此他的彩繪玻璃通常被形容為「如畫般的」。¹⁸ 1870 年左右，瓊斯遭遇個人和事業上的危機，在專心於個人創作且蟄伏期間，其才華在裝飾藝術領域獲得最充分的發展，此期間他持續提供莫里斯公司彩繪玻璃的設計草圖。

《尋獲聖杯》之彩繪玻璃系列共有四幅，目前收藏於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分別為《蘭斯洛特如何尋求聖杯》（*How Lancelot sought the Sangreal and might not see it because his eyes were blinded by such loves as dwelleth in King's houses*）【圖 28】，《高文如何尋求聖杯》（*How Gawaine sought the Sangreal and might not see it because his eyes were blinded by thoughts of the deeds of kings*）【圖 29】，《加拉哈德如何尋求聖杯》（*How Galahad sought the Sangreal and found it because his heart was single so he followed it to Sarras the city of the spirit*）【圖 30】，以及《聖杯如何留在遠方國家》（*How the Sangreal abideth in a far country*）

¹⁸ “pictorial”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Edward Burne-Jones-Victorian Artist-Dreamer*, p8. 125

which is Sarras the city of the spirt)【圖 31】。為瓊斯設計，由莫里斯公司於 1886 年替伯恩瓊斯位於羅廷丁的北角屋所製作，主題內容來自亞瑟王傳奇。這四扇窗設置在樓層平台，取用尋獲聖杯故事中的精華部份，側重在蘭斯洛特爵士與高文爵士的失敗，以及擁有純潔靈魂的加拉哈德爵士的成功。《尋獲聖杯》彩繪玻璃設計，亦被認為是一個以此主題創作的另一項初期嘗試。

2. 《尋獲聖杯》彩繪玻璃與壁毯的圖像轉變

比較瓊斯處理相同題材「加拉哈德尋求聖杯」，1885-1886 年間的彩繪玻璃《加拉哈德如何尋求聖杯》，與 1898-1899 年間的壁毯畫《尋獲聖杯之壁毯》，能發現箇中圖像傳承元素，彩繪玻璃將焦點集中於畫面中央身著白色長袍，攜帶褐色長矛和盾牌，雙手合掌的男子——加拉哈德，他斜側身面向畫面右邊身穿紅色漸層長袍，擁有一對紅色大翅膀，並手持聖杯的天使，覆蓋於聖杯上的白色披巾，與加拉哈德服飾顏色呼應，暗示加拉哈德的高尚純潔，將達成尋獲聖杯的任務。背景利用藍綠區隔天與地，不同深淺綠色描繪樹木與土地，除代表土地外，更藉此表現草木生長的活力，表示天際的藍色，透過線條流動，營造宛如漫天雲朵隨風吹送的景致。

受限於媒材的使用，彩繪玻璃的色彩鮮明與細部雕琢有別於壁毯畫。壁毯設計上，瓊斯將故事場景擴大，構圖從原本只有一位騎士，一位手持聖杯天使的畫面，平行擴張為由左至右依序排列二位騎士，二位大天使，騎士加拉哈德，最後到神廟桌上的聖杯，及三位雙手合掌的天使。有別於彩繪玻璃，背景使用藍綠區隔出天與地的關係，壁毯讓遠方的枯木林失去原有的色彩，運用藍黑暗色強調空間的前後景深。彩繪玻璃礙於尺寸產生密閉式場景，而壁毯的擴展，讓視覺感官有舒展的機會，另外人物的姿態上，壁毯創作一改彩繪玻璃中加拉哈德與天使的站姿為跪姿，且將聖杯由天使手持，轉換為供奉於神廟，更可突顯聖杯的崇高性，遍地的花卉草地圖像，較單用色彩的深淺濃淡，更能展現土地萬物蓬勃的生命力。

【表 6】

由上述的比較，了解透過不一樣的藝術方法，表現刻畫相同主題的彩繪玻璃與壁毯，展現瓊斯對中世紀時代與亞瑟王傳奇「聖杯追求」的熱愛。受限於材質與尺寸的不同，彩繪玻璃僅能透過色塊或是簡單線條，勾勒出故事的中心思想，對照壁毯，除有較大空間發揮，許多細節與色彩，可以利用絲線的顏色與織法，編織出較貼近繪畫的壁毯作品。

結語

自社會歷史背景切入，十九世紀英國社會對於中世紀復古的愛好，隨著時間改變，中世紀復古的中心發展，從文學史到詩歌，到社會，到宗教思想，再到繪畫，然後進展到裝飾藝術。1850 年之後，中世紀復古風轉化為對中世紀思想風俗的愛好；到 1870 年之後，中世紀復古風不再是單一故事，而是維多利亞時期藉由歷史或文本，與大眾文化混合的折衷文化。

「聖杯」主題顯露出瓊斯對中世紀文學題材的取向與創作方向，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自己本身背景，或其他藝壇朋友的影響。《尋獲聖杯之壁毯》除了作為一件獨立的藝術作品之外，同時也是瓊斯創作過程的紀錄。壁毯中的人物服飾，或細節不依循特定時代，則是憑藉藝術家本身的創造力，企圖塑造一個永恆的氛圍。此外，《尋獲聖杯之壁毯》讓筆者挖掘出相同主題的彩繪玻璃作品，藉由分析壁毯與繪畫及彩繪玻璃的圖像，看見不同媒材，在相同圖像處理上的差異與共同性，以及彼此之間的關聯和承接性。

綜觀而言，伯恩瓊斯以「尋求聖杯」為主題的設計分別有彩繪玻璃與壁毯，其中《聖杯》系列的壁毯設計為瓊斯晚年作品，1891-1932 年間，由莫里斯公司重複編織製造，《尋獲聖杯之壁毯》共再版 4 次。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發現，此設計作品蘊含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元素：中世紀題材的詮釋，亦是瓊斯藉由形式風格，凸顯其個人藝術創造力，與藝術特質，筆者認為《尋獲聖杯之壁毯》雖不如繪畫作品的獨一無二，卻未隨著藝術家的逝世而被遺忘，往後的 30 幾年間，持續受到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是伯恩瓊斯在壁毯設計表現，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作品。

參考資料

中文專書

1. Griselda Pollock 著，陳香君譯，《視線與差異——陰柔氣質、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台北：遠流，2000。
2. 陳懷恩，《圖像學——視覺藝術的意義與解釋》台北：如果，2008。

外文專書

1. Alexander, Michael, *Medievalism: The Middle Ages in Modern England*,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2007.
2. Burne-Jones, Georgiana, *Memorials of Edward Burne-Jones Vol. II*, Lodon: Lund Humphries, 1993.
3. Malory, Thomas, *Le Morte D'Arthur*, London: J. M. Dent; New York: E. P. Dutton, 1908.
4. Ruskin, John, *Lectures on Architecture and Painting, Delivered at Edinburgh, in November, 1853*, New York : Wiley, 1890.
5. Wildman, Stephen and Christian, John, *Edward Burne-Jones-Victorian Artist-Dreamer*,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8.

網路資源

1.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 <http://www.birminghammuseums.org.uk/>> (2015/5/7 瀏覽)
2. Bartleby: <<http://www.bartleby.com/>> (2015/4/30 瀏覽)
3.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 <http://www.vam.ac.uk/>> (2015/4/28 瀏覽)

圖版目錄

【圖 1】 Edward Burne-Jones, *The Attainment: The Vision of the Holy Grail to Sir Galahad, Sir Bors, and Sir Percival*, 1927-1932. Tapestries, 253x628cm. Chimei Museum, Tainan. 圖版來源：Chimei Museum, Tainan.

【圖 2】 Dante Gabriel Rossetti, *The Annunciation*, 1849-1850. Oil on canvas, 72.4 x 41.9 cm. Tate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

<<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rossetti-ecce-ancilla-domini-the-annunciation-n01210>> (2015/6/30 瀏覽)

【圖 3】 John Everett Millais, *Ophelia*, 1851-1852. Oil on canvas, 76.2 x 111.8 cm. Tate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millais-ophelia-n01506>> (2015/6/30 瀏覽)

【圖 4】 Edward Burne-Jones, *King Cophetua and the Beggar Maid*, 1884. Oil on canvas, 293.4 x 135.9 cm. Tate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

<<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burne-jones-king-cophetua-and-the-beggar-maid-n01771>> (2015/6/30 瀏覽)

【圖 5】 William Holman Hunt, *The Eve of St Agnes*, 1848. Oil on canvas, 113 x 163 cm. Walker Art Gallery, Liverpool. 圖版來源：

<<http://www.liverpoolmuseums.org.uk/walker/collections/paintings/19c/item.aspx?tab=summary&item=WAG+1635&hl=1&coll=8>> (2015/8/18 瀏覽)

【圖 6】 William Holman Hunt, *Claudio and Isabella*, 1850. Oil on mahogany, 75.5 x 45.7 cm. Tate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

<<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hunt-claudio-and-isabella-n03447>> (2015/6/30 瀏覽)

【圖 7】 William Holman Hunt, *Valentine Rescuing Sylvia from Proteus*, 1851. Oil on canvas, 100.2 x 133.4 cm.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irmingham. 圖版來源：<<http://www.wikiart.org/en/william-holman-hunt/valentine-rescuing-sylvia-from-proteus-1851>> (2015/6/30 瀏覽)

【圖 8】 John Everett Millais, *Isabella*, 1849. Watercolour on paper, 103 x 142.8 cm. Walker Art Gallery, Liverpool. 圖版來源：

<<http://www.liverpoolmuseums.org.uk/walker/collections/paintings/19c/item.aspx?tab=summary&item=wag+1637&hl=1&coll=8>> (2015/6/30 瀏覽)

【圖 9】 John Everett Millais, *Ferdinand Lured by Ariel*, 1850. Oil on canvas, 65 cm x 51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www.wikiart.org/en/john-everett-millais/ferdinand-lured-by-ariel-1850>> (2015/7/2 瀏覽)

【圖 10】 John Everett Millais, *Mariana*, 1851. Oil on wood, 59.7 x 49.5 cm. Tate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 <<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millais-mariana-t07553>> (2015/6/30 瀏覽)

【圖 11】 Edward Burne-Jones, *The Knight's Farewell*, 1858. 圖版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Edward_Burne-Jones#/media/File:Edward_Burne-Jones_The_Knights_Farewell.jpg> (2015/7/2 瀏覽)

【圖 12】 Edward Burne-Jones, *Going to the Battle*, 1858. 圖版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Edward_Burne-Jones#/media/File:Edward_Burne-Jones_Going_to_the_Battle_1858.jpg> (2015/7/2 瀏覽)

【圖 13】 Edward Burne-Jones,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Summoned to the Quest by the Strange Damsel*, 1898-1899. Tapestries, 245 x 535 cm.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irmingham. 圖版來源： <<http://www.preraphaelites.org/the-collection/1980m60/quest-for-the-holy-grail-tapestries-panel-1-knights-of-the-round-table-summoned-to-the-quest-by-the-/>> (2015/6/30 瀏覽)

【圖 14】 Edward Burne-Jones, *The Arming and Departure of the Knights*, 1895-1896. Tapestries, 360 x 244 cm.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irmingham. 圖版來源： <<http://www.preraphaelites.org/the-collection/1907m129/quest-for-the-holy-grail-tapestries-panel-2-the-arming-and-departure-of-the-knights/>> (2015/6/30 瀏覽)

【圖 15】 Edward Burne-Jones. *The Failure of Sir Gawaine: Sir Gawaine and Sir Uwaine at the Ruined Chapel*, 1895-1896. Tapestries, 289 x 244 cm.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irmingham. 圖版來源：
<<http://www.preraphaelites.org/the-collection/1907m130/quest-for-the-holy-grail-tapestries-panel-3-the-failure-of-sir-gawaine-sir-gawaine-and-sir-uwaine-at/>>
(2015/6/30 瀏覽)

【圖 16】 Edward Burne-Jones, *The Ship*, 1900. Tapestries, 239 x 104 cm.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irmingham. 圖版來源：
<<http://www.preraphaelites.org/the-collection/1947m52/quest-for-the-holy-grail-tapestries-panel-5-the-ship/>> (2015/6/30 瀏覽)

【圖 17】 Edward Burne-Jones, *The Attainment: The Vision of the Holy Grail to Sir Galahad, Sir Bors and Sir Percival*, 1895-1896. Tapestries, 244 x 695 cm.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irmingham. 圖版來源：
<<http://www.preraphaelites.org/the-collection/1907m131/quest-for-the-holy-grail-tapestries-panel-6-the-attainment-the-vision-of-the-holy-grail-to-sir-galah/>>
(2015/6/30 瀏覽)

【圖 18】 Edward Burne-Jones, *Verdure with Deer and Shields*, 1900. Tapestries, 155 x 315.2 cm.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irmingham. 圖版來源：

<<http://www.prerafaelites.org/the-collection/1947M53/quest-for-the-holy-grail-tapestries-verdure-with-deer-and-shields/#detail>> (2015/6/30 瀏覽)

【圖 19】 Dante Gabriel Rossetti, *The Damsel of Sanct Grael*, 1857. Watercolour on paper, 34.9 x 12.7 cm. Tate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

<<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rossetti-the-damsel-of-sanct-grael-n03061>> (2015/6/30 瀏覽)

【圖 20】 Dante Gabriel Rossetti, *The Damsel of the Sanct Grael or Holy Grail*, 1874. Oil on canvas, 92 x 57.7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

<<http://www.wikiart.org/en/dante-gabriel-rossetti/the-damsel-of-the-sanct-grael-or-holy-grail-1874>> (2015/6/30 瀏覽)

【圖 21】 Dante Gabriel Rossetti, *Launcelot at the Shrine of the Holy Grail - Study for The Angel of the Holy Grail*, 1857. Brown pen and ink on paper, 18.1 x 10.5 cm. 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irmingham. 圖版來源：

<<http://www.prerafaelites.org/the-collection/1904P274/launcelot-at-the-shrine-of-the-holy-grail-study-for-the-angel-of-the-holy-grail/>> (2015/6/30 瀏覽)

【圖 22】 Dante Gabriel Rossetti, *How Sir Galahad, Sir Bors and Sir Percival Were Fed with the Sanct Grael; but Sir Percival's Sister Died by the Way*, 1864.

Watercolour on paper, 29.2 x 41.9 cm. Tate Gallery, London. 圖版來源：

<<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rossetti-how-sir-galahad-sir-bors-and-sir-percival-were-fed-with-the-sanct-grael-but-sir-n05234>> (2015/6/30 瀏覽)

【圖 23】 Elizabeth Siddal, *Quest of the Holy Grail*, 1855. Watercolor on Paper, 27.9x23.8 cm. 圖版來源：

<<http://library.artstor.org.er.lib.ncku.edu.tw:2048/library/iv2.html?parent=true>> (2015/6/30 瀏覽)

【圖 24】 Arthur Hughes, *Sir Galahad - the Quest of the Holy Grail*, 1870. Oil on canvas, 113 x 167.6 cm. 圖版來源：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6/Arthur_Hughes_-_Sir_Galahad.jpg> (2015/6/30 瀏覽)

【圖 25】 Edward Burne-Jones, *The Star of Bethlehem*, 1890. Watercolor and gouache on paper, 256 x 386.8 cm. Birmingham Museums and Art Gallery, Birmingham. 圖版來源：

<<http://www.bmagic.org.uk/objects/1891P75/images/138023>> (2015/6/30 瀏覽)

【圖 26】 Edward Burne-Jones, *The Last Sleep of King Arthur in Avalon*, 1881-1898. Oil on canvas, 279 x 650cm. Ponce Museum of Art, Ponce. 圖版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Last_Sleep_of_Arthur_in_Avalon#/media/File:Burne-Jones_Last_Sleep_of_Arthur_in_Avalon_v2.jpg> (2015/6/30 瀏覽)

【圖 27】 Edward Burne-Jones, *The Annunciation*, 1862. Watercolor on Paper.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www.abcgallery.com/B/burne->

jones/burnejones10.html> (2015/6/30 瀏覽)

【圖 28】 Edward Burne-Jones (design), *How Lancelot sought the Sangreal and might not see it because his eyes were blinded by such loves as dwelleth in King's houses*, 1880-1890 (made). Stained glass, 75.1 x 38.6 x 2.5cm.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圖版來源：

< <http://myweb.uiowa.edu/fsboos/galleries/glassgallery/source/16.html> >

(2015/6/30 瀏覽)

【圖 29】 Edward Burne-Jones (design), *How Gawaine sought the Sangreal and might not see it because his eyes were blinded by thoughts of the deeds of kings*, 1880-1890 (made). Stained glass, 75.2 x 38.6 x 2.6cm.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圖版

來源：< <http://myweb.uiowa.edu/fsboos/galleries/glassgallery/source/17.html> >

(2015/6/30 瀏覽)

【圖 30】 Edward Burne-Jones (design), *How Galahad sought the Sangreal and found it because his heart was single so he followed it to Sarras the city of the spirt*, 1880-1890 (made). Stained glass, 75.1 x 38.7 x 2.7cm.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圖版來源：<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8560/how-galahad-sought-the-sangreal-panel-burne-jones-edward/> > (2015/6/30 瀏覽)

【圖 31】 Edward Burne-Jones (design), *How the Sangreal abideth in a far country ehich is Sarras the city of the spirt*, 1880-1890 (made). Stained glass, 75.05 x 38.65 x 2.5cm.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圖版來源：

<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8557/panel-burne-jones-edward/> >

(2015/6/30 瀏覽)